

清流漫谈

披肝沥胆写忠诚

——忆吴孟超院士往事

□傅翠和(第二军医大学原政委)

春寒已消除,百花正盛开。尽管疫情未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热情依然很高,各行各业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近日,我接受组织上安排的一年一度体检,这是组织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在在医院里,当我看到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带着微笑为病人服务时,不禁使我想起我的好兄长、好邻居、好同事吴孟超院士生前在“救死扶伤、服务军民”中的一些往事。吴老去世已一周年,特书此文,以表怀念之情。

一九九二年夏,我奉中央军委命令,由舟山守备区调到第二军医大学任政委,很幸运与吴孟超院士成为同事,我们同在一层楼办公。当时他是主管科技的副校长,并兼附属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我看他一天到晚忙碌不停,对工作非常认真。后来,我们又同住一幢楼,他住五楼,我住三楼,出入经常碰面,我对吴老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吴老热爱医学,一心为病人,爱岗如家,值得我学习。

为医学发展,宁愿昼夜不眠。医学进步是人类健康的根本,医术提升是减轻病人痛苦的核心,科技创新是医学的动力。一次我在宿舍院,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说话,转头看是吴老夫人吴佩娟,她说:“政委!你得关心老吴,叫他注意‘劳逸结合’呀!他每天晚上看书写文章到深夜,甚至到天亮。我也是医生,知道这个职业很辛苦,一上班查房、巡诊、开刀,忙个不停。医生一进手术室,就要连续

做好几台手术,脑子高度集中紧张,几个小时下来,腿疼腰酸。晚上回来累得吃不下饭。老吴那么大了,这么拼,我真担心他的身体。”我心中暗想,吴老真是医之大者。

有一天我与吴老谈工作,他说好疲劳,我顺水推舟把吴夫人的担心说给他听。他说知道也理解,可他话锋一转说:“我不看书,新知识从哪里来?又怎能知道世界医学前沿呢?怎么创新?世界上新理念、新技术、新设备发展很快,不努力,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有责任呀!着急呀!我受党的培养几十年,能睡着觉么?担子重呀。每当我看到病人的痛苦,心酸啊。别的我不多说,就给你说个例子。一个病人孤身一人来长海医院看病,我接诊后,发现他病得很重,随即收治下来。等他安顿好后,我们立即开始全面检查,发现他的各项指标都很差,会诊后,大家一致认为晚期了。同时,我们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家在农村,父母身体不好,长期躺在床上,他爱人要照顾老小,家里还欠了很多债。为了省钱,他拖着病躯一个人来到上海。住院期间,他多次喊救命,说他不能死,他死了,全家都完了。结果到第五天就不行了,当时他只有五十多岁。医学是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难题不少,要突破,必须靠科技创新,要科技攻关。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是共产党员,这是我的担当。社会进步了,经济好转了,我们这些人得

更加努力!”

创新突破、只争朝夕、与时俱进,是吴老一生的真实写照。吴老年轻时就是“劳模”,做实验、做标本、闯禁区、寻新路是他的唯一乐趣。中年时他更是勤奋过人,经常去国外汲取先进的科研成果,回来与同事探讨。最终成功地创造了肝癌切除五叶四段手术,开国内历史长河,为世界领先。老年时吴老更是吃住在医院,每天坚持站在手术台,直到九十六岁才退休。我在当二军大政委的八年时间里,大家对他普遍的反映是:吴老敢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可敬可学,是大家的好榜样。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出差能坐飞机绝不坐火车,出差前先到病房,对病人问寒问暖。回来后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奔向病房,看望他心系的病人。他夫人因脑中风经常住院,吴老每次去看望只是短短的问候安慰一下就走。真是对病人比亲人还亲,想病人所想,急病人之所急。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有了人才就有保障。吴老为了留住人才,真是鞠躬尽瘁。为了把国内空白学科建立起来,把信号转导研究引进中国,吴老坐飞机到德国,一下飞机,在零下20度的寒冬中,顶着寒风,踩着积雪,攥着王红阳的手做工作。王红阳当年受著名医学专家裘法祖推荐,到德国乌尔姆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去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在国际肿瘤研究大师、信号转导研究的先驱乌尔里希教授指

导下,开始生物信号转导研究,成绩斐然。在吴老的努力下,王红阳带着自己的课题基金和先进设备回到中国。吴老对她的工作生活,都安排得妥妥贴贴,让王红阳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几年后,王红阳团队克隆出一条新的基因,并向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并获得国际专利。这条基因用王红阳名字命名,收录在世界人类基因组中。后来,王红阳和她的团队又研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检测诊断试剂盒,并获准进入国内市场。吴老不仅对人才引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自主培养人才也很重视。他用自己获得的奖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多年来培养了数百位英才。这些人都在关键的岗位上为人民健康而工作,如付志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给一个12岁的小男孩做了肝移植手术,这个小男孩大学毕业后,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吴老的一生,是对医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一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呕心沥血为病人的一生。他是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吴老音容笑貌仍然在我脑海里,点滴往事还在我心中,情系人类健康的精神永远感动着我。今天写此短文,纪念我的好兄长、好邻居、好院士。愿吴老和夫人如泉下有知一切都好! (余雷整理)

灵湫微言

我与这三山

□王光甫

由于工作原因,我曾与三座山结缘。虽然离开它们多年,山影经常在梦中出现。

第一座是龙山。龙山离我家不远,山上有庙,每逢庙会,香客和赶庙会的人还真不少,熙熙攘攘。有次庙会,我逛累了,找到庙里的住持,打听庙会的来历。住持告诉我,相传龙山寺庙里有个尼姑庵,庵中住着一位小尼姑,她不仅人长得眉清目秀,还知书达礼。那时庙里来了一位贫寒书生,借宿在这里埋头读书。日子长了,书生和尼姑产生了感情。但是囿于戒律,两人虽然两情相悦,却不能挑破窗户纸。三年之后,书生要进京赶考,两人依依不舍,书生再三叮嘱尼姑,一定要等他回来,还俗成婚。书生走后,尼姑一心一意痴心等待,花开花谢几个春秋,总也等不到心上人身影,绝望之中,悬梁自缢。哪知书生不仅功名成就,后来还做了柴王。柴王来到庙里,得知真情,悲痛之余,在龙山顶上,重修了寺庙,以志纪念。我听了这个故事,越发对龙山喜爱。整个少年时代,在山上玩耍,在林间诵读,在溪边徜徉。晨曦中,吮吸大自然的清新;暮霭里,陶醉层林尽染的秀色。斗转星移,现在龙山上建起了大雄宝殿和多个配殿,香客云集,成了一处旅游胜地。我退休以后,经常过去看看,寻找少年的记忆。

第二座是孤山。我对孤山的感情,是到孤山公社担任书记之后建立的。原先有个说法,孤山孤山,孤孤单单,意为这里交通不畅,闭塞落后。我上任以后,跑遍了孤山的每个岔儿,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了如指掌,感觉孤山不是贫穷的代名词,反而是个潜力巨大的好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前辈们在这里打游击,留下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里的群众思想淳朴,办法点子多,革命觉悟高,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在那个年代可并不多见。全公社生活稳定,秩序井然,很少发生打架斗殴与偷鸡摸狗行为,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让我对多孤山群众产生了敬重之情,也更加投入工作,带领全公社乡亲搞生产。不久,孤山成立了林业总场,陈家声同志担任场长。我和他一起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把孤山大大小小的山头都栽上了松树,形成了今天全椒西部的林海。如今,柏油马路直通孤山,这里还成了旅游热点,孤山不是孤单,而是不简单。

第三座山是瓦山。瓦山在全椒县西王乡境内,那时基本上是荒山秃岭。我在担任西王公社书记期间,正赶上“大绿化”,记得当年瓦山林场场长是黄业俊,白天他带着林场工人栽树,晚上还要接受群众批评,就这样他还坚持把瓦山全部绿化起来。我经常到瓦山检查工作,一去就要登上最高峰的望火楼。站在望火楼上,举目四望,周围森林、村舍、田畴、水库等尽收眼底,真是“一览众山小”,林是郁郁葱葱,田是花团锦簇,水是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陶醉在乡野的美妙画卷之中。特别是傍晚时分,山下炊烟袅袅,漂浮在林海之中,分不清是林中云,还是云中林,虚无缥缈,亦真亦幻,伴随着鸡鸣狗吠之声,好一幅人间烟火胜景。

龙山、孤山、瓦山,是我所经历过的三座小山,也是我人生中的三座高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很难再攀登这三座山了,但它们已经和我融为一体,常常梦中相见。

菱溪物语

菱角菜

□王世玉

南北文化交融的滁州,寻一份家乡的味道仍然困难。虽说互联网搭建的商家平台能包邮这份思念,但少了一份“我”的参与,那一勺子的香味还是不够浓郁。久居滁州的我每至年关,都会让来滁团聚的家人带些家乡菜,给欢聚的我们增添味蕾的团圆,尤其是那道脆香的菱角菜,温暖心扉且弥久生香,值得推荐。

先说说发音吧,要读成líng gè菜,尤其是“gè”这个字要把去声读得短促有力,向朋友介绍这道菜的时候会有说服力。

在我老家南陵县弋江镇,一条资富河从青弋江支流下来,沿着弋江镇东七乡行政版图的东南到西南写下“7”字,撇离了金图镇和许镇,区域内分流的各个小支流错落着小池塘,交错的河网以洗衣灌溉、淘米洗菜,同水里的鱼

类、植物等一起无私地喂养了沿途村庄。

“大地藏无尽,勤劳资有生”,只要人类不过分折腾,大地母亲仍会倾其所有奉上一年的四季的家底儿。夏季的江南是一篇农民忙着抢收、抢种的“荷马史诗”,作为夏季“双抢”的一道救急菜,在繁忙之余的短短几分钟,就能缓解一上午的农作疲乏,让人印象深刻。

菱角菜能铺满整个池塘水面的,分为两类,一个是“家(gā)菱角菜”,一个是“野(yǎ)菱角菜”。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工培育的印象,好像一到夏天就能猝不及防冒出水面,妨碍着儿时的我们钓鱼、摘莲蓬。“家菱角菜”叶子深绿,肥硕红杆,“野菱角菜”叶子青绿,细瘦绿杆。不论是论品相还是口感,“野菱角菜”都更胜一筹。

能称之为菜,那是因为它在夏季餐桌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逢夏,带着长篙子,前头绑上短木棍,沿着水面勾住菱角蔓延的茎往岸上拽,一次便能有两碗菜,一碗菱角能炒熟了当零食吃。一碗便是菱角菜,把叶子择去,保留绿油油的杆子,洗净用热水焯好,切碎切细,把蒜子用锅铲柄捣碎成泥,把生姜和茼蒿切好备用,准备一勺红辣椒泥,菜油下锅爆炒,锅里翻腾熟了后,用蒜泥和猪油拌匀,这一道菜算是齐了,要是我在,得先看看奶奶电饭煲里的饭煮得够不够,因为它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饭遭殃”。

回忆年少,头顶是晒人的烈日,脚下是混沌的几亩水塘,爷爷打赤脚扛着一艘“鸭子盆”顺进水里,看见水面上尽是蔓延的菱,撑

出水面的朵朵荷叶,爷爷在“鸭子盆”左右摆臂采摘,我脱光衣服跳进水里玩水,水里戏水还需注意,那蔓延的茎容易缠住脖子,一个不小心那可是要呛水的。等爷爷摘完菱角,家的野的一大盆,菱角菜有半包蛇皮袋,我折断荷叶,盖着头顶,威风地捧着一脸盆菱角,像是清朝当官进京上朝,爷孙俩就这样伴着落日一深一浅地走在田间回家的路上。

如今,在滁州的菜市场找不见贩卖菱角菜的商贩子,实属无奈。现在离开家乡十几年来了,仅能从一年一次赶巧的回乡中带回一些菱角菜,我都会小心地存在冰箱里,等有家乡亲戚过来或者在滁的芜湖朋友来家,我均会热情地把它泡发,滋润一顿酒,说些尽兴的故事,一道回味无穷。

让泉诗韵

五月之吻(外三首)

□诸永翠

还没准备好就不期而遇
我的心是新嫁娘
你这明艳的夏之花火

吻过风 吻过雨
吻过折脆亮眼的新绿
吻过疤痕累累的暗伤

吻过渐行渐远的背影
吻过宇宙交错往复的光芒

五月在
天之外
指尖 风标 流苏把我往夏天的路口指引
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只为期待你策马来

起伏的河流 远山
风起云涌的牧场
正演奏一路浩荡
夏之交响

其实
我无法割弃丢弃的灵魂
无法重述无穷的思想
更无法忽视玫瑰的凋零

吻你如初夜般颤栗的惶恐
吻你重复无法重复的坚定

现在 我只想打开通往盛夏之门
听 一串岁月踩在心上的足音

清风入怀

清风能入怀,真的
我信若有若无的惠风
我信如弦如禅的细雨

精心装饰好的新房
只等你箫笛吹起

清风能入怀,真的
情因缘起,你是遥遥盈盈的一滴星泪
我要驾着五彩的云和你相遇

清风能入怀,真的
如果世界过于喧嚣
请放缓奔波的脚步,
让我在圣坛的烛光里
为你敲响木鱼……

寻找客栈

一路寻找投宿的客栈
五月的风翻过初夏的城门
落地生尘
老屋上静默的黑瓦
炉火焙香的新茶
一个心可安放的家

做事 写素诗 调素琴 阅素经
这一世
有人誓把素人的牢底坐穿

季节缘起十分刻板
全程按照先人的套路来
那枚星空滴落的珠泪可是我
驾驶着五彩的云可是你
这样的怀疑不合时宜

可歌的故事替代了可泣的事故
世界,可能觉得太过急促
已放缓一路狂奔的脚步
此刻,我在圣坛的烛光里为你敲响木鱼
走入心肺的是五月胸怀里的心恋

春 别

一直美你如歌
想唱唱不够
想哭哭不出
烟花若梦
这一场春事温暖如昨
风也徐徐 雨亦徐徐

我坐拥这座晴朗的城市
反反复复拼凑着赞美你的诗句
拒绝半生荒凉与寂寥
为你保持谦卑的姿勢
如你轰轰烈烈的来
不动声色的去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陈秋草绘

